

羣

書

治

要

羣書治要卷第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孔子家語

始誅

孔子爲魯大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也、屍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之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喩、二曰行僻而堅、

表舊作  
貨攻之

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  
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攝徒成黨、聚也  
其談說足以飾衰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  
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  
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者必先以  
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

則廢至  
澤之七  
字作節  
廢之又  
不可而  
後以廢

何哉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忒刑措而不用也今世

悔之十  
三字  
誠作

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

孔子閑居、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雖有國之良馬、不教服乘、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

舊無其  
題之十

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爲明王、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此則生財之路也、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

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  
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  
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知  
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  
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  
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  
汝以爲姑止此乎。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  
裂地而封之、分屬而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  
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

不肖下  
舊有然  
其有良  
字長之

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田獵罩弋、罩、掩網也、弋、繳射也、非以盈官室也、徵斂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其博有萬民也、如饑

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也。故  
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  
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乎  
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  
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  
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  
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  
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

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有士

之君能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之降也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而無憂也

大婚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夫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之

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也。

夫婦正則出可以治政言

禮矣、身正乃可以正人矣。物耻則足以振之。

耻事不如禮則足以振教之也

國耻則足以興之。

耻固不如禮則足以興起之

故爲政先乎

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

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  
則支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

言百姓之所法而行

身以

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

慎于天下

慎滿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不過辭

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

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親

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

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  
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  
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  
不能樂天道也  
不能樂天、則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  
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于物、謂之成身、  
不過于物、合天道也。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  
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

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雕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

言苟  
未得

當其情  
欲而已

虐殺刑誅、不以其理。夫昔之用民也由前、  
所言用上今之用民也由後、用下是卽今之君子

莫能爲禮也。

### 五儀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有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也。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

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述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者謂言之要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忍怨害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無伐善之色也忠

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進所之貌、越過也

謂賢者、德不踰閑、閑猶言滿天下去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

下、而不傷於身、言無口過也

天下

道足化於百姓、而不

傷於本、本亦謂身

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

施則天下

不病貧、此賢者也、

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

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

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

覩者不識其隣、此聖者也、

隣以喻畔界也公曰、善哉、非

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也。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乎中艮。中日中也、艮日昧也。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

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繩然長思、出乎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

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乎何有失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

任之官、

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之於官也

無取鉗鉗、無取捷捷、無取鉗鉗、

鉗、安對不謹誠、

言也、多

捷捷貪也、良、所以爲

貪鉗鉗、亂也、哼哼、誕也、謔、欺詐也、故乃調而後求勁

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勤

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通也、通近也、言人無

信不能爲大惡也、不慤信而有智能者、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耶、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灾地妖、弗能加也、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辛封也

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

助也、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此卽以已逆天時、得

德爲

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天孽、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恐駭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卽以己逆天時、得禍轉爲福者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也、戒灾妖不勝善政、夢怪不勝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極也、明王達此也。

致思

季羔爲衛士師、士師獻官、別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

隨從  
竇出

羔逃之、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故、刖者曰、斷足故我之罪也、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

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子路爲蒲宰、爲水備、修溝瀆、以民之煩苦也。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子路曰：由也以民多匱餓者。匱乏也。是以與之簞食壺漿、而夫子使之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爾以民爲饑、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也。速已則可、不已則爾之見罪必矣。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扞馬。懔懔焉誠懼之貌扞馬突馬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逼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讎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之何其無畏也？

###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弗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弗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端正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誠，故置於坐側也。」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之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卷之十  
好生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孔子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焉、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之虛靜、化若四時之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也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觀周

孔子觀於明堂、覩四方之墉、

墻

有堯舜桀紂之

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則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大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織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謹、雖處安樂、心警誠也、無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絲絲不絕、或成網羅、絲絲微而不絕、則有成網羅者、豪末不扎、如豪之末、微也、拔也、將尋斧柯、用、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

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趣彼、我獨守此、人皆惑惑、我獨不徙、惠惠  
轉移  
東西、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賢君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譖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如何、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士、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

賢

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

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

鱠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鱠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文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

卷之十一  
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于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絕其世祀、荒乎淫樂、沈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鉗口、逃罪不言。鉗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之謂忘其身之甚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在。孔子

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弗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離之、怨讐並存於國、隣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

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辨政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而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誅、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生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調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己

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六本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源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爲

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

其無作  
無其

利於行、湯武以譖謗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其無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

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之、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其耳矣、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問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如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

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者焉、

哀公問政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  
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  
一也、好學近於智、力行近於仁、知耻近於勇、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人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

曰齊莊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  
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  
盛其官任而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時之重祿也時

使薄歛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  
以來百工也既稟食之各當其職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  
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綏安繼絕世舉廢邦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  
有九經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跔、跔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

疚、

道前定、則不窮、公曰、子之教寡人

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  
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  
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  
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冶畢之善御乎、  
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逸、公不悅、其後

三日、東冶畢之馬逸、公聞之、促駕召顏回、顏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治畢之善御、而子曰、其馬將逸、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而已矣、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逸民、造父無逸馬、今東冶畢之御也、歷嶮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囁、獸窮則攫、人窮則

詐馬窮則逸、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

困誓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孺子瑕不肖、而反任之、史魚驟諫、公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公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孺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矣、吾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畢猶足也、禮、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

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鬻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執轡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

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  
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  
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  
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極至  
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民力和安  
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  
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爲有德而兆民懷之、  
懷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弃其銜勒  
而專用箠策其不可制也必矣夫無銜勒而用

舊無法  
字希之  
已下舊  
有而字

箇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所法修、民無所法修、則迷惑失道、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六官在手以爲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趣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手、以六官爲轡、已與三公、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

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

五刑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  
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之犯罪不可以加刑、  
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  
君子以禮義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  
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汚穢而退放之者、則  
曰、簠簋不飾、齊、整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  
帷薄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有

坐疲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

言其下官不務其職不斥

其身有坐于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

言不請而擅行

也、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

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

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城者、譴發、則白冠朶纓、

盤水加劍、造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

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

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

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

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遠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

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

從傷義敗俗於是乎用刑矣仲弓曰古之聽訟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吏三日有指無簡則不聽  
二曰訊群萬民也  
三曰訊其誠者不論以爲

罪

附從輕赦從重

附人之罪以輕爲比

赦人之罪以重爲比

疑獄則

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不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以政、弗欲生之故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吏、獄官、吏也、正既聽之、乃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奏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槐、三公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報于王、王以三宥之法聽之、君王尚寬、罪雖已定、猶三宥而後刑之、不可得輕也、而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

言破律、

巧賣法  
令者也

亂名改作、

變易官  
與物名

執左道以亂

政者殺、

左道  
邪道

作淫聲、

淫逸惑  
亂之聲

造異服、

非人所設

奇伎奇器、

怪異之  
人心之器

以盪上心者殺、

可以眩曜  
人心之器

行偽而堅、

詐僞  
堅守

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

澤、

順其非而  
滑澤之

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

不聽於  
棘木之

以疑民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

下  
也

問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

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綏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國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以亂也。昔者明王聖主之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外內、序親疏遠邇，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

宓子賤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人、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也、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戎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焉、辭請歸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寢、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則寡人無以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寤、遽使告宓子曰、自

今日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政於單父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正論

定作文

定公問於孔子曰：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可乎？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而已哉？公曰：何也？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上齒、夏后氏貴爵而上齒、殷人貴富

而上齒富謂世家祿之家周人貴親而上齒虞夏殷周天

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于天下久矣文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七十杖於

朝君問則席

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

八十不仕朝君問則

就之而悌達於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長

者並肩也

錯、屬行也

父黨屬行

見老者則車從

避見老子在道車

隨行兄黨屬行

見老者則車從

與步皆避之也

斑白者不以其任行於路

任擔也少者代之也

而悌達於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於峒巷矣古之

道五十不爲甸役

五十始老、不從力役之事、不及田獵之事也。

頒禽

隆諸長者而悌達於蕙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上齒，而悌達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于道路，至于閭巷，放于蕙狩，修于軍旅，則衆同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

東益，東益宅也。

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

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祚、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

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使成王知父子君臣  
長幼之義焉

羣書治要卷第十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上

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

軒

轅

轘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徇、疾也、齊、速

也、言聖德幼

而疾也、速也、言聖德幼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

速也、言聖德幼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

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

地名、三戰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

是爲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

在隴右

南至

于江北逐葦粥、

獮羌也

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

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

播百穀、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

之瑞、故號黃帝、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脩德撫

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剗木爲舟、剗木爲櫛、舟

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

擊杵、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用、

以利萬人、弦木爲弧、剗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各如己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聳味草木、典醫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尤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政、至黃帝爲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洽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案上  
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帝嚳高辛者。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

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記曰、帝堯置轍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顓収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子養仲孫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方、方嶽之職、故名徵、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欲誅之、鼓命羲和四

舊傳子  
道二字  
荷之

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堵三等、茅茨不剪、株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  
夙夜一年而所居成聚、一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

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堯乃使舜攝

行天子政堯崩天下歸舜

帝王世紀曰舜立謗謗之木論曰孔子稱

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日是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于堯舜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通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

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  
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湖南暨

湖北  
方也

聲

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

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卽天子

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爲桀、不務

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

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  
地名、遂放而死、

湯始居亳、征諸侯

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

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曰、明哉言、能聽道廼進、君國子民爲善者在王  
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  
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  
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  
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  
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子也  
不恭也  
罰也  
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也  
妖怪也  
二木合生也  
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  
之、之  
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

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  
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  
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  
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姐已有蘇氏美女也姐已之言

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  
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歌城中也而盈鉅橋  
之粟鉅橋鹿水之大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  
益廣沙丘死臺沙丘在鉅橋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  
中慢於鬼神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相

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

於是紂廼重辟刑有炮烙之法

青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

焉軌鹽炭中姐已笑名曰炮烙之刑也

以西伯昌九侯

鄭縣有九侯城鄂

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惠淫

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并脯鄂侯西

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羑里

河內湯陰有羑里城

西伯之臣閔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廼

赦西伯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

又用惡來善毀謗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

數諫不聽、廼遂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廼詳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季广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

古  
唐  
公  
平  
王  
之  
子  
姓  
也  
神

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

旅

入日振  
旅也

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

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

穆王卽

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

祭畿內之國爲王卿士謀父字也

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無震

震懼也

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

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

方

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

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

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

舊無財  
未尚利  
其五字  
補之

舊無有  
小祀則  
子及注  
修言六

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怒、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地、侯  
供月  
祀也  
詩云、莫敢  
不來王也  
外傳云、先  
王之訓也  
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  
祭也  
賓服者享、供時  
享也  
要服者貢、供歲  
貢也  
荒服者王  
祀  
先修志意  
以自責也  
有不祀  
則修言、言號  
令也  
則修文、文典  
法也  
有不貢則修

名謂尊卑職

貢之名號也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

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

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則有刑罰也

於是又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又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誨而幾頓乎？」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

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卽位、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

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  
召穆公也

衛國之五

使監謗

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

聘而已

主喜告召公曰吾

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

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

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

舊無出稽古文

乎十四字稿文

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  
三年、乃相與叛襄王、王出奔于彘。宣王卽位、脩  
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  
姒、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  
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  
幽王爲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  
笑、幽王欲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  
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

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秦穆公與晉惠公合戰、爲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

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我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  
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  
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  
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  
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  
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  
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  
下被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  
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

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  
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  
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  
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  
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  
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間、乃可虜也、  
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  
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  
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鑼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在長安西、北、荆、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在高陵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  
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  
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  
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  
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  
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  
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  
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  
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

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職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謠。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

市、禁民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

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黑爲城且、若欲有學法令、  
以吏爲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  
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  
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  
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  
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  
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

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  
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  
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  
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  
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  
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  
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  
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  
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以爲自古莫及已、

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  
弗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  
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憚伏謾、欺以取容、天下之  
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  
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  
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  
者、或爲訛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  
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墮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點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宮殿門戶任用事。

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遂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

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顧陛下遂從時無疑、卽羣臣不及諫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

舊無無  
勿亦誅

四半備  
之

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等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氏盡叛高

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間占夢、卜涇水爲崇、一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塔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郎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

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閭樂  
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  
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  
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  
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  
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  
嬰奉天子璽符降輶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  
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

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

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結

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繙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餚之費而天下

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

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

烈

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梃拊

拊拍也一作箇

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

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弯弓而報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鏹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  
斷華山爲城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

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

殊俗、陳涉甕牖繩枢之子、以繩繫戶樞瓦甃爲窓也、甿隸之

人略、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偏起什伯之中、首

十長伯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爲兵、揭

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殼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  
魏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以鉏柄及棘作矛、非銳於長  
鎗矛戟長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  
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絜大絜束丈之累、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  
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小襦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

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歛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偪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

不立、令不行、則

政不立也

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

遙也、若順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

王立

長之命將壅

塞不行也

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

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

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

誅

則王命不誅

也

誅

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爲太子、是

爲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魯殺伯

御

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

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樂

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  
剗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  
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  
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  
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  
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  
唐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

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單複具爲一襲也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成也二

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

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矣。

齊威王初卽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

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

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

侵伐故祭以求福也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